

攻媿先生文集

四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

忠肅彭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季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首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對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草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寶
 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
 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
 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欽與寺監簿差
 遣三季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劉榘起居郎黃
 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
 且言公之盡忠知無不言首論侂冑之姦為其
 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 上賜謚忠肅又云
 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
 三人又因晚講奏謝 上云彭龜年忠骸可嘉
 宜得此謚使人人如此必能寘人主於無過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 上受內禪公時
以右史兼 嘉王府直講 上在 重華宮一
時舊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幾無虛日未幾由
西掖遷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
侂胄奏 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
以出入兩宮始有竊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
乞去公除職與郡侂胄罷知閣門等職事轉一
官內祠時某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
繳奏 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
胄無罪辭劇就閒可與書行某與大中再奏龜
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為優異侂胄無故轉承宣
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無罪龜年以盡忠
陛下直言無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
侂胄內祠日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
矣某遂為吏部尚書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
侍郎尋皆補外郡某得婺不赴而奉祠公在荆
南亦以疾勾閒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鑄職
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
罪惡貫盈妄開兵端舉世震動 主上奮發威
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壽世爲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系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季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時丞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書言月椿錢病民趙公因計爲緡錢七十萬而無名者彊半皆出於苛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爲非親捕不就賞公方初筮而利民自立已如此關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縣有寅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錮其利歲以旱告按圖䟽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察保甲而無其籍憮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丁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無多寡之數調夫旣均後有賑貸按籍立辦它日檢旱賴此尤得其要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爲前此未有得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爲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全活尤衆淳熙十二季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勾祠便養主管建昌軍僊都觀自初弟而歸益篤於學以母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摳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於晦菴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遭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於家服

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爲法以崇寧御筆爲戒公又言嘉王傅相少而侍御多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舉左右之議使府寮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訓密於宴游光宗首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襲宣和之舊淫侈成習光宗曰風俗驕侈太甚至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陛下爲之

不難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太學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
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
相云 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
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爲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爲下策又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
遇雨祠於望祭 光宗意鬱鬱不豫至展恭謝
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
白廟堂又言 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
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許國公
始朝參公爲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
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爲朝參須知且言雖
與 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
不可同色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
爲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
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爲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
謂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
業不應不問所學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
用晝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 光宗云親儒生
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
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
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祕書郎先是外傳召姜特
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
李絳事乞退公率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
寢五月兼 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
文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神
六
方
裨益爲多不勝書書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
之奏公曰此正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
退之時不可不詳覽 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
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具述元祐紹聖君子小
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
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書瑤山詩乃 光宗在東
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
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 王曰下以風
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爲君者須使人臣直
言其事方是公曰願 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識邪正 王親題其說於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 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亦請 王題講義上聞 王宴居書知人難三字於坐右公質之於 王 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正恐錯看爾公曰堯舜亦以爲難也 光宗久不詣 重華宮公與同館入疏又以會慶節未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內治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爲此書 光宗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嚴不可容易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祖宗不委以權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書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近捨聚景而遠幸玉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公亦入奏會被命禱雨因言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或仗集而不出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之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果八日

三五八

文魁之卷之三十一

神釋

八

方五二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逐待命江滸戊寅壽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皴額久不已血漬鬢鬢搯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會何事公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事光宗云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又不然內外不通禍亂不聞臣實痛心光宗爲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甲子主上受內禪是晚召公對于大堂聖容

感頌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怔忡公奏此乃宗
廟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猶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太匆匆參決可尔公奏今只得盡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壬申擢中書舍人庚辰
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牋而退

三五

文苑一八集卷之十一

神祖

九

三五

上嘗問恐太上皇未肯過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爲樂況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喪次於禮爲正旬日聞三
降旨經營泰安紛紛不定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聖躬陛下少留重
華以居喪聽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純孝友轉
右武大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推恩
母黨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戚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得罪於太上而
差幹辦泰安宮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

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公皆繳奏 上於劉慶祖事批可與書行公又奏曰慶祖無官可轉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蓋為朝廷惜此一門 陛下自登大寶聽言如流忽於此事首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與書行乃近世敝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書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未立隨龍人恩例之類直俟祔廟後施行公即極口稱贊聖德後隨龍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

文淵閣書目卷一百一十一

神宗

未元

隨龍人止轉一官元符中方轉兩官如徐勣何執中除待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四官之例誠是太優今於已分正當過為裁損酌中推恩命遂寢因對 上語公曰朕尚未見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繳章為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遷矣 上問講筵所奏諒闇罷講舊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與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 上袖出二紙一具 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講筵講書太少公奏今有機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書上云朝退亦無事恐自怠惰況酬應萬務
非多讀書不可又奏人君之學與書生不同惟
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弟一事不在多
也它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
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編節本
一書臣寮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開朱熹李燾京鏜黃艾鄧駟公請聖意 上云
朕欠讀書 太上讀許多書養德東宮垂二十
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舊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例坐講公曰講學愈切此帝王
之舉也若少讀而精庶幾有益又曰十人充講
官否 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而待
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
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
筆舉御史有不植黨與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
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弟一人是司馬光
小人陷君子變白爲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
多自中出此不足爲威斷適爲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号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至平江奏漢元帝時日青無光恭顯指爲堪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始切責言者小人機心古今一轍楚州應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未孚於人而暱比小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 陛下之言小人或得與聞而小人誤 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冑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門於是歷疏其姦大要云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 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 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爲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

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
奏丞相以聞 上云侂冑是親戚龜年是舊學
講堂五人一死一憂去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
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和陳兩留之說已而
侂冑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
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
安撫使公既去丞相竟論罷矣公至荆罷和糴
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牙僧以寬商旅
搏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
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勾祠一請而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
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
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於是追三官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
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
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敖氏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
特差充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女四

人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
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瑢次適進士敖清
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
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二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沅孫
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于縣
之建安鄉金家井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
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
盡道理義所當爲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
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
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
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賓
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
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
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豪毛之隙自僞學之說
興鮮不變者公於關洛之書益加涵泳著止堂
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聞蘇師旦爲節度
使曰此韓氏之陽虎也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
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
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爲若干

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
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其偶然未死
尚何辭銘曰

矯矯彭公天子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
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 嘉邸簡
寮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於善 重華違豫
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龍墀
敬頷言雖不用忠節愈白 聖主龍飛風雲是
依無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
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孽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爲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
歎膽決一去一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絲
棼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挑黠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平不
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爲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顙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
閒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從之之子新瑞金西尉鎡之書寄
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於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八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託惟先友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書以泣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譴不得致生芻于前已而
又自遭內艱憂苦無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
老而學落本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
閱五年始克謹撫行實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
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南蘭陵五
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
霸之命徙名數於龍泉今為邑人曾祖文妣李
氏祖叔遇通經博古倜儻有奇節雅不喜王氏
學弃科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
孫卒昌其家公以按行 阜陵恩特贈承務郎
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
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
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

三六五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相和
七
方

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於紹興五年時
方倣擾學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實俊邁課
藝穎出父祖竒之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
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戶參軍乾道四
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
義理衆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爲帥給事黃公鈞
領漕計相與愛敬沈公留寘幕府御史剛嚴無
敢迕其意者公自以受知之深知無不言未始
一語詭隨始若難合終必垂聽豪民匿罪越訴
捕之不獲吏執其子于嶽麓書院沈公怒甚旣
得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僉書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辭
攝事而歸沈旣薦公關陞旣而又畀以京削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舉賢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於朝而不果七年陞左從事郎黃公還朝
薦於廟堂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
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焯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
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學道愛人爲心不
爲赫赫名而慘怛惠利之政出於至誠值歲大
侵待哺者數萬荒政皆有實惠不爲便文逃責
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旱苗養禾孫是歲饑而
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萬市
穀勸社倉以濟貧乏擇賢士主之民賴其利催
科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民亦樂輸縣計
既裕稍捐其餘還以予民邑之西北土瘠民窶
受役甚苦公與錢市田教之義役縣苗稅素重
爲裁酌而損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爲錢
四百餘萬馬驛三在境內歲有繕脩芻藁之擾
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
久之計脩學市書督課諸生身爲之師士風大
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
心而邑當孔道謠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燠出
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賢令如此
雖欲蔽賢可乎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籍記士

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久之
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
國子博士十六年 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
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
熙元年五月徙祕書郎八月兼 皇子嘉王府
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
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
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
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輪對論今
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
天心 上諭公曰園壇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 上容納
猶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 上喜悉可其奏會
諫官鄧駟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學根於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於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舉無難者
其言甚備時營繕寢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
咨怨者衆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
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

所難言者期於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䟽其
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爲優遷而罷
其言職後不可爲矣兩䟽不報再對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無由上聞願留神于
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於前尚可收之於後
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
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 上諭旨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
之勇 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獻
替 上豈能一一垂聽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對曰宰相與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國事不能無
可否官以諫爲名是專以言爲職業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將狗彘我矣烏可與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人謂中興以
來才一再見公褰帷入境風采凜然守法度識

大體不專按刺傳經決獄多所貸宥案牘盈几披閱參考決遣如流未數月文書爲清民亦自以爲不寃尤篤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吳鎰方銓工部徐應龍皆所薦也五峰胡先生宏之子大時元城劉先生安世之曾孫孝昌俱隱衡嶽公請官之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避之兩攝漕事通融有無深得計度之體衡之茶陵秋翰特重公曰昔祠官使臣大軍仰給於邑不免加賦今則咸無焉尚取贏可乎量出計入蠲十之三令下歡聲如雷邑人相與作佛家

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一無取焉參政陳公駸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某好士人三年九月召爲祕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內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爲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有曰陛下嗣膺大
寶蓋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數申溫清撫接宗戚
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本心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龍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學
以養其明揆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
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變事而
達其權天下可運於掌矣上欣然納之覃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
服明堂恩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丞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固結民心丞相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
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
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
孝宗殯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祕書省以爲壽
康宮而以東宮爲館閣公毅然力爭謂於理
非順地狹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亦竟止待制
朱公燾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於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權輿之詩反覆紬繹以爲
諷 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
獨與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
用願留之以重經幄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
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違所當講
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體之要曰治
化之原肇於宮壺而達於外廷宮壺嚴則內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脩妃后之家多啓
私謁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
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舊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
願萬幾之暇從容與之議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恩數勿使與事 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
國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戎心無厭當遏之於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國信所懼失虜意密請匪頒公卒却之
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北事竊聞自 孝宗上
賓虜寢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

習媮士卒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無復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 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
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內治外攘之策 上尤嘉納而公於是時
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揀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爲近習而逐正
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
公獨不顧彼又以爲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
報王喜除閤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於內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爲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
抗疏力爭否則於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與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爲出於誤報
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潜邸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
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

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彝典賜謚獻簡娶李氏累封令人與公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鉢承奉郎益鄂州在城鹽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季即鉢也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軍司戶羅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找其壻也孫男四人渙溱漳浦女一人尚幼六年十一月乙酉葬公于萬安縣龍泉鄉縣津之原公資稟醇澹於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不可解於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

學尤精於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體制具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靜閣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於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無賢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禮平實誠懇表裏如一脩身踐言樂於聞過遜賢達善心無媚忌喜怒不形於色而正大剛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某平昔之所見聞攷之胡君之行述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
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矢其二余亦視
蔭幾何有不能已者與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定交情義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
從班又為僚於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
於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
力嘗論日食事謂 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背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翳不見至朔日乃瞭
然使萬目見其剝蝕天如此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雨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 上既隆寬下亦多盡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於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與諒直事
君不以犯顏為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君寄心膺於宰相寄耳目於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儻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
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爲當
才相與論脩史之規摹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於此乎銘曰

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
所共太息孰爲敢言爲糾邪慝矯矯孫公古之
遺直學爲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
幕中之辯不爲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無隱嬰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論日聞
不容煖席召還蓬山 上方御極首擢從班寵
光赫奕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遑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
容何病爲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

聞之不說所議愈密外廷罔測公又上疏極論
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友龍
方爲臺端主議甚力公日以苦語勸之且曰今
日大將爲誰計臣孰任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
其可用乎開禧改元六月除右正言兼侍講首
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衙管
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
緩急八月除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閏月真
除今丞相史公樞密宇文公同省每會坐親見
公力詆友龍用兵之說會有旨令宰執侍從臺
諫集議公義形於色略不少變聞欲以公宣諭
荆襄公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
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春初卒以此去四月
聞諸道進兵謂吾老矣無所施力惟晨香致禱
願天佑國家以安邊境及聞泗捷愈增憂危且
曰若自此成功以據高文之宿憤老臣雖死亦
幸謫官尚何言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未幾
還朝德望益隆鸞鶴精神照映朝列人莫不想
聞風采見 上首論三事謂至公始可以服天
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惟當行以至

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次論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柅權臣內侍等所籍家貲專爲養兵之助天顏說穆玉音嘉獎曰

太子尚小煩卿教導待卿久矣公謝以衰莫耄昏恐無以補儲德 上曰昨已除詹事猶未知邪 皇太子念公最篤嘗親書問安否以多事未果發聞公來歸問信絡繹仍致前書以示不忘之眷自是簡注尤深而 東宮愈加愛重矣

公在選部守法革弊吏銓爲清有里人故任天官喪未舉而子赴調公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躉之上望治甚切公奏古人爲國之心頃刻不忘而望治之誠未嘗以日月冀夫子無欲速之戒誠以維持成就非可亟圖而驟致也又言貢舉貴公乞下禮部具朝官親族有赴廷對者並與免差御試諸位官以絕異議嘗繳奏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 上顧宰臣曰

所繳極當庶不爲小人欺隱又稱至再三上
以皇太子春秋鼎盛欲使與聞廟論諳知民
瘼命日侍昕朝宰執並兼宮官仍時赴宮會議
公爲宮端益思所以裨助遂取舊所著歷代帝
王總要一書加以潤色上下三千年間君道之
汗隆治效之優劣綱舉領挈粲然畢陳俾某爲
之序以備參決之餘可用考訂儲扃尤以爲要
覽時以飛蝗求言公奏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
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
國威又謂臺諫論奏以爲月課若政有關失人
有非賢或除授之不當患在不知知之則恐去
之不亟當隨事輒言無嫌於數所論皆切於時
既登兩地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
深弊蠹紛然公彌縫協恭裨贊爲多重惜名器
持循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
嫌怨有舉貲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內除公
曰如此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
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陞朝官
賞陳乞封贈公曰士夫辛勤一第非通籍不能
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斷不可行嘉定二年

八月臨軒行 皇太子冊命公攝中書令讀冊於廷百辟傾聽九月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 儲君與公俱生於癸丑雖相去一甲子而生日同在仲秋先後才五日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固已寵甚是年七十有七盛典縟儀適聚旬浹間都省後堂久不講祝頌之禮公首當之貢闈方按鼓吹嚴更警場五使同坐堂上正用公之生朝某退而慶以詩公與諸公皆屬和尤爲晚景一段美談冬再納祿不允三年五月以禱雨感疾復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旣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彊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 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智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不已 皇太子又遣宮寮勉留而去意堅決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延見親故上冢燔黃寢復康彊尋上休致之請忽感微疾猶取表奏展閱檢視命筆書偈顧諸子曰大期迫矣勿以藥來是夕遂薨實四

年十一月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九累官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爵至嘉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國史實錄勅令會要皆嘗提舉纂修遺奏聞上爲之震悼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旋以東宮徹章加贈特進賞延卹典如制皇太子賻莫加厚可謂哀榮矣娶徐氏大晟府典樂申之曾孫封吳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三人紹曾迪功郎紹彭從事郎紹聃承務郎以公參豫俱監西京中嶽廟女一人適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知慶元府程準孫二人續祖承務郎知於潛縣丞同祖尚幼女三人長適進士史沾次適承務郎監兩浙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程端節次適進士魯之績曾孫一楚孫女一五年三月甲寅葬公于嘉興縣履仁鄉東洲之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而家訓尤嚴親聞公言初弟拜親少師戒之曰得官誠爲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其謹之義方類如此又禾興輔郡紹興閒寓公寄客多時英賢朱少卿自號巖壑最爲名勝次如董公彌大將方公侍郎務德滋方景南雲翼祝舜俞師

龍鮑任道仔聞人務德滋皆源流前輩詞章政
事學問論議各有所長公從之游聞見益廣所
著諸書悉有功於後學既以此發身又自初筮
歷官所至可紀逢辰雖晚譽望已高擢用甚峻
而士論遲之主眷日隆注意大用 皇太子垂
情宮寮雖在遠外念之不忘惟公侍資善最久
輔導最勤顧遇尤渥然方居急流而抗議以沮
權茲翩然求閒不復顧忌一歸若將終身焉憂
國一心耿耿不少變再爲聖主一出干霄直上
建立愈偉老而益壯然用之太晚耄未及而疾
困之性篤孝友少師囑公以二弟模季兒相若
愛之固深棟未冠而孤撫育訓飭卒爲善士近
歲先卒馳恩贈官詔特從之嘗命諸子以遺澤
任二弟之子居鄉以誠接物不事緣飾是非枉
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雖憚而服之周貧濟
急尤篤姻黨生理素薄輸送自同編民門無雜
賓亦無敢干以私者故廬僅庇風雨旣歸闢丈
室於左以 東宮所書一軒榜以銀題朝夕游
處庭前殆不容旋馬清裁若不可犯而樂善好
賢稱獎人才不遺寸長又訪問賢能疏列姓名

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近時小學日微公素耽嗜字源干祿用意最深好之者始知其爲工作字道美行草俱勝隸古小篆動皆有法尺牘人多藏弃扁榜亦所在寶之某初未識公而同季李吏部聖俞嘉言同在宗寺出班馬字類致公之意俾爲序引則知公之相予有季矣旣老復來公亦賜環而歸會當集議傾蓋於政事堂一見如平生歡同入兩地協心無閒議政餘閒商權古今論文說詩亦時出法書名畫清談從容溫然如春事有不可剛毅不回久而益敬真畏友也執別而歸書問時往來墨猶未乾而訃聞云亡之痛固非稠人比旣受銘文之託偶以多病心志凋耗筆研盡廢日過故府惕然于中乞身欲歸僅能屬藁旣不能發明潛德終有媿於公云銘曰

婁之得姓實本東樓在漢爲劉自建信侯後復厥初乃因避鏐累葉嘉禾義豐德修惟公國器河圖天球文以發身仕學俱優立朝正色告后嘉猷寢登要津貴名日休權姦專國欲挑氈裘債帥總師妄人運籌衆莫敢言徒懷私憂公獨

抗論力遏狂謀六月出師石爍金流人厭綌絺
士困橐堯僅取邊壘捷書置郵自謂破竹期功
於秋老師致寇氣索語偷幾如郟隲欲棄涼州
謂公立異屏居林丘一倥不容衆楚競咻初謂
沮軍末乃思婁元惡旣誅舊德是求四皓來漢
二老歸周閒于兩社克壯其猶同寅協恭厚德
鎮浮饑饉寇攘瘡痍未瘳彌縫調燮相與咨諏
勢方向平公去不留哀榮雖備急異已道典刑
已矣後孰與儔歿瘁悲深爲銘諸幽尚爾後人
先烈是侔

三三一

文苑一全卷之三十一

道碑

一四

丁松石

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光祿大夫曾公

神道碑

宋興崇尚儒術振起一代之治直史館贈太師
密國公南豐曾公致堯以文鳴當世直道正言
事 太宗 真宗爲名臣是生博士贈太師魯
國公易占有文章政事材而仕不合爲文十餘
萬言又著時議十卷荆國王文公志其墓蓋首
稱之六子皆登進士第達者三人曰鞏爲中書
舍人以道德文章名世學者宗之號南豐先生
曰布位宰相謚文肅曰肇終翰林學士謚文昭

當元祐盛際 徽皇初政再爲詞臣氣節論議
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
臣之風其後亦最盛後六十餘年曾孫刑部侍
郎炎與從弟吏部尚書喚相繼取世科同爲天
子從臣故家文獻表表一時而南豐之曾益重
於天下矣侍郎字南仲祖纁明春秋擢第奉使
數道歷知高郵軍舒州甫強仕終承議郎贈左
中奉大夫父協年十九以詞賦魁胄監一上不
第則攷古著書有雲莊集行於世終朝奉大夫
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自文昭三世皆娶強氏文
憲公家永州始居湖之德清公幼警言悟能言即
知讀書正奉語公曰吾家繇密魯二公至而祖
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
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己以勉之公
服膺義方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紹興三
十年入太學端明汪公應辰爲司業深器之隆
興元年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泰州海陵縣
尉兼主簿時虜騎驚擾所在寇攘官吏多解散
公曰巡徼職也吾其可去乎乃廣爲榜諭以安
集之親捕劇盜數十輩不以賞格介意而言於

理官兵燬之後宜從矜貸類得末減臺郡爭論
薦將羅致幕下竟守職不就秩滿以闕陞及酬
獎循左儒林郎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
官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
養與其季燮俱公立三樂齋以見志丞相周文
忠公必大參政李忠文公彥穎繼爲禮部侍郎
與當路交上京削垂滿丁正奉憂服除再爲溫
州教授如所以治徽學者凡經指授皆爲時名
人淳熙八年改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事轉
奉議承議郎江寧軍民雜處治訟多牽制公不

以利害回撓一意字民獄犴屢空催科無擾民
感其惠皆先期樂輸推排陞降悉得其實至役
有不俟差而願充者公先於暇時撫前輩賢令
嘉言善行與法令之所當守者爲邑政總類一
書講畫旣詳故施於臨民迎刃而解父老詣臺
府借留參政錢文惠公良臣帥江東偕監司上
治最吏部侍郎沈公揆繼將漕又請亟加獎拔
以爲天下治邑者勸任滿命赴都堂審察十五
年以明堂恩賜緋衣銀魚十一月幹辦行在諸
司糧料院 光宗覃恩暨辛勞轉朝奉朝散郎

紹熙元年八月遷大理寺主簿以新制兼左評
事究心詳讞稱爲平允輪對請選劇縣歲命近
臣舉歷任二人以授之無拘資格隨事旌賞治
有殊績則待以不次又請申飭權酷征稅之禁
利害詳明時論躋之二季八月除司農寺丞被
旨和糴米石五十萬選屬吏之才者授以成筭
戒以苛取不趣而辦三季轉朝請郎九月丁母
碩人憂五季十二月擢知温州慶元元年三月
陛辭復申劇邑薦舉爲令之議又請稽板籍聯
保伍汰巡尉之罷軟者永嘉號多士素服公化
故教令所下不誠用勸闢良田以贍學朶養濟
院以醫廩其廢疾無告者民產子棄而弗字月
以公錢給乳哺者費全活甚衆二季秋未穫颶
風淫雨海溢爲菑樂清尤酷具舟筏畚楬以濟
捍之極意賑卹奏蠲丁錢數千緡水退修築瑞
安石岡及平陽三斗門爲東塘以殺其衝皆使
可久至今人賴其利公正身帥下細大畢舉戰
吏拊民以循良稱里社生爲立祠且碑以紀其
德丞相葛文定公邲鎮越及諸使者皆以最列
二季轉朝奉大夫三季召赴行在所四月入對

勸 上垂意經術恪守祖訓聽納忠諫斥遠私
昵杜絕用例之弊申嚴贓墨之科遴選邊將久
任帥守停印造以重楮券禁銷泄以羨銅錢廣
和糴以厚邦儲蠲逋負以寬民力皆當世急務
除尚書戶部郎中治左曹事躬理文案滯訟頓
清九月充金國正旦國信使將行值 憲聖慈
烈之喪既越境諭使去樂接伴納合厚之以它
辭解抵故京地前導奏胡伎公叱止之比押宴
者至猶然公避席不拜引義詰責徃復論難竟
去口宣賜樂等語始就位授館燕山凡命宴皆
請去樂及罷燕射虜悉免從使還未嘗道其事
惟以講求內治諄諄爲 上言之始文昭嘗使
朔方增重國體及是有問公家世以南豐對稱
嘆名家者再知典刑之所存也四季以竣事轉
朝散大夫六月復除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
軍馬錢糧諸郡賦不時入侵欺移用其目寔縣
綱運弊蠹特甚緡錢失期者三百萬餘它物稱
是師不宿飽公奏請下諸路期以兩月起發且
議賞罰 上可之公復手疏屬部約以不多爲
文書不遣吏卒要束既定輸送以時凡部運當

進秩者面以奏剡授之競知趨勸軍給以饒五
季轉朝請大夫七月除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
轉運副使首廉所部疾苦民有被訟久繫而訟
者反匿不出乃戒郡縣必兩造俱集始得予決
自是良愿無擾姦無容欺奉詔上便民事公奏
請委部使者以翻訴之多寡當否為縣令殿最
詳列賦稅于契券之首以革產去稅存之患二
稅不許高價折估獄案以時奏報定物力選獄
官多見施行又奏倚閣上四州積負鹽本併免
州縣所負正稅及虧收錢合十有六萬緡累歲
困於郡邑囚繫者呼舞散去而漕計視始至增
鎗百萬悉付來者以寬氓征嘉泰元年三月詔
入奏計因論屬縣掎克之弊謂縣有內外內縣
於州取給故苗稅征商悉歸于州若外縣則俸
給衣糧與凡支費不一而足今為郡者苗稅或
槩輸於州倉征商或使它官吏侵擾為縣者反
籍以旁征巧取肆行無忌小民赴訴郡不敢詰
宜戒其交相規奪 上嘉納之除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歷右司左司郎中兼刪修勅令官二
季三月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歲中徧

居宰椽裨贊爲多四月除起居舍人因直前奏
事請搜舉遺逸長吏禮遣詣闕以備咨訪九月
勅令所修進慶元條法事類轉朝議大夫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同詳定勅令十二
月轉中奉大夫尋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三季四月除權侍郎賜服金紫經筵讀
兩朝寶訓終篇轉中大夫公持心忠恕臨事明
審每謂刑獄爲生民之命必使姦豪畏法吏不
舞文乃可言政廣右鉅商虐死其弟流竄逃歸
輒從外臺改正復有訴者下棘寺閱實權問諸
用事者表裏寺吏曲爲道地綴補文書肆爲誕
嫚公察其姦執付京兆獄吏求解萬端公持不
少貸且併劾商人罪卒以是去六月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史院進 孝宗 光宗實錄轉太
中大夫郊祀恩封曲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開禧三季轉通議大夫嘉定改元 皇上更化
盡起故老二月公被命守婺未幾改姑孰暑行
抵郡適師旅饑饉之後勞來流徙寬逋節費政
聲徹聞至秋感暈眩疾會合肥擇帥詔以集英
殿修撰移鎮公曰臣子事君東西惟命今旣屬

疾焉可冒爲丐免之章數上有旨輟行治姑孰如故雖整軍息民爲國遠慮而疾日以侵求去益堅二季二月竟遂祠請復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宗祀禮成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四季自爲奏述出處大槩乞骸骨詔以通奉大夫仍本職致仕越數日薨實正月二十日甲辰也享年七十有一遺奏聞以光祿大夫告弟官其後如格八月丙午葬于臨安府錢塘縣欽賢鄉西谿山先塋之次從所自卜也娶九江王氏封碩人克有令德善相夫子先十季卒子掄承

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女適承事郎新知婺州東陽縣陳貴誠孫仲良登仕郎公資稟純明器識凝遠事親盡禮謹守家法妙季決科安於平進自海陵赴調有同姓爲聘使者虜問其氏族自言蜀人又問南豐後孰在班列旣歸以告於是朝廷始加搜訪時相意屬公而公方欲從校官卒故業遂爲新安之行不復以姓名通未受代三十六日遭外難旣免喪或以銓制方嚴欲爲圖賞典以補餘日公亦不顧竟遲次六季而前舉者皆無恙恬於勢利迺如是先世資產

推與其季又以正奉遺澤及公郊恩任二從子
內外族姻以至鄉黨鄰里婚葬急難必賑而助
焉待人接物謙抑有加而律已持正不可迴奪
駁歷中外徊翔久之始登禁從既不得其職而
去杜門却掃谿園數畝杖屨徜徉自號覺翁因
以名菴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繇少至老好
學不倦六經子史手自校定且以諸史傳記攷
釋資治通鑑續於考異後短章大篇凡所述作
率皆溫潤典雅而措法行草見謂精詣尺牘書
判好事者藏弃爲榮有覺菴集與邑政總類藏
于家公既葬掄以校書郎陳君貴謙之狀來曰
先君子於法當得謚將有請矣願先爲銘詩表
于隧道慨念在昔先太師岐公初掌奏邸正奉
接武周行一時列院有子若弟多爲新進士某
於公事契既深襟期莫逆攝事西垣公丞大農
俱奉親輿升堂展敬兩仕永嘉載筆左螭皆有
在前之媿及某起於挂冠公方奏最藩部同奉
生落落如晨星日俟公歸以尉遲莫而公薨矣
某長於公四歲亦豈久於世者死生契闊撫事
興悲衰頽何足言文惟公不負文獻之傳故立

本朝使隣壤挺挺有祖風烈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公之謂歟銘其可辭銘曰

惟曾受氏曲列始封舞雩之傳望于南豐有戶部郎事我二宗博士繼之顯不在躬六子聰芳弟上考功德望彰徹曰文昭公本厚源深寔生覺翁翁學以求已中積外充早挹世科奏最一同翱翔周行馭歷西東仗節殊鄰氣龍訐夷戎外庸既訖從上法官進難退易先哲之風聖化更新起於閒中申畀鉅藩疾已內攻施弗盡才奄其令終西谿之原父祖是從後來方興銘詔以窮

王冕文集卷之二十一

道碑

十一

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三



